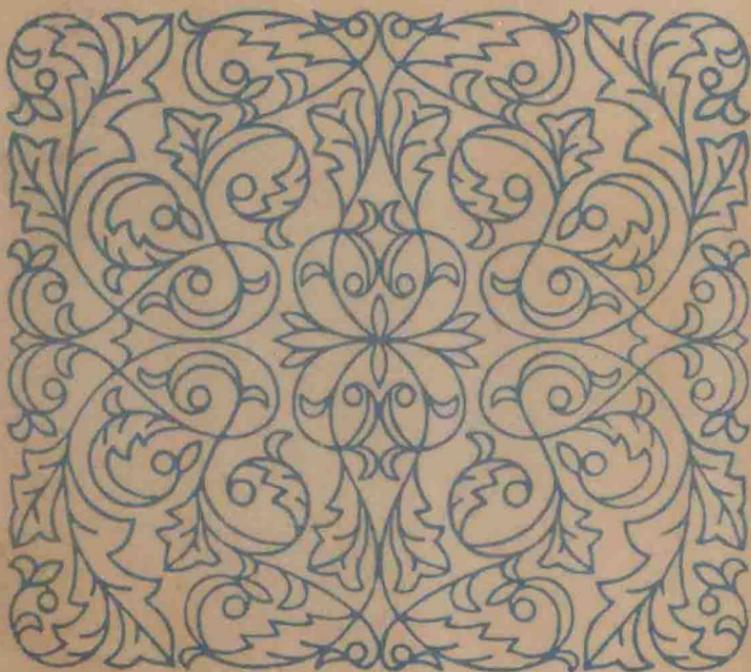


# 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· 4 ·



# 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· 4 ·

哲學・宗教類

荀子研究  
荀子哲學  
孟子研究  
孟子學說研究  
孟子學案

楊筠如著  
陳登元編  
錢穆著  
楊大膺編  
郎擎霄著

上海書店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版影印

# 目錄

## 第一章 前論

第一節 關於荀子事蹟的補訂

第二節 關於荀子本書的考證

一 前人對於荀子書的態度

二 荀子書的偽證

三 荀子與禮記詩傳的關係

四 荀子與劉向楊倞的關係

## 第二章 本論

第一節 荀子與古代哲學

一 古代哲學的產生和派別	三六
二 荀子性說與儒家	四一
三 荀子的心理學與道家	五〇
四 荀子的名學與墨家	六二
五 結論	七一
第二節 荀子與古代宗教	八六
一 古代宗教的起源與轉變	八六
二 荀子天論與道家的天道觀念	九九
三 荀子天論與墨家的天志主義	一〇四
四 荀子天論與陰陽家的五行說	一〇七
五 結論	一一七
第三節 荀子與古代政治	一二六

一 古代政治的基礎與階段 ..... 一二六

二 荀子與禮治 ..... 一三三

三 荀子與法治 ..... 一四二

第四節 荀子與古代經濟 ..... 一六一

一 古代經濟的組織與進展 ..... 一六二

二 荀子思想與當時商業的關係 ..... 一七〇

三 荀子思想與當時農民的生活 ..... 一七六

### 第三章 後論

第一節 荀子與後儒心性的研究 ..... 一九一

第二節 荀子與後代禮法的分化 ..... 一〇九

# 荀子研究

## 第一章 前論

### 第一節 關於荀子事蹟的補訂

荀子一生的事蹟，以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記載爲最可信任。近人考證，則大致以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荀子略傳爲最近於當日事實的真象。現在且把胡適校正的史記本傳引來作爲荀子主要的史料：

荀卿，趙人。年五十，始來游學於齊。驕衍田駢之屬皆已死。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。齊尚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爲祭酒焉。齊人或讒荀卿，荀卿乃適楚，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。春申君死，而荀卿廢，因家蘭陵。李斯嘗爲弟子，已而相秦。荀卿嫉濁世之政，亡國亂君相屬，不遂大道。

而營於巫祝，信禱祥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，又滑稽亂俗，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，與壞序列，著數萬言而卒。因葬蘭陵。（註二）

胡適說：本文的「齊襄王時」四個字，當連上文，讀「驕衍驕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。」所以他斷定荀子的遊齊，大概在齊襄王之後；而他所作的荀子年表，遂以齊王建元年為始。今且引之如下：

（註二）

西歷前二六五至二六〇 荀卿年五十，遊齊。

同 二六〇至二五六 入秦，見秦昭王及應侯。

同 二六〇至二五〇 遊趙，見孝城王。

同 二五〇至二三八 遊楚，爲蘭陵令。

同 二三〇左右 死於蘭陵。

胡適這個說法，近人也有表示反對的。陳登元的荀子哲學，便說：「死字之下無於字，中文中素無此等文法。」（註三）不過這一點卻不足以搖動胡適的說法，因為在史記裏死字下面沒有於字的，並

不算是甚麼稀奇。在外戚列傳裏，便可舉出兩個反證：

一、薄太后，父吳人……生薄姬，而薄父死山陰，因葬焉。

二、鈞弋夫人……夫人死雲陽宮，時暴風揚塵，百姓傷感……（註四）

山陰和雲陽宮，都是表地方的補足語；齊襄王時四個字，也是表時的補足語。雖然表時和表地，稍有不同；但同爲死字下的補足語，在文法上的性質，是沒有差別的。可證死字下無於字，並非欠通，實際是文法上的省略。所以胡適的說法，仍然可以成立。但是我個人的意見，也有與胡氏不能盡同的地方。胡氏的荀卿年表，列入入秦遊趙兩節，這不用說是根據荀子本書中的儒教強國議兵三篇。普通的見解，總以爲荀子書中所有的各篇，就不是荀子自作，也當爲他的弟子所記。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見解，我現在且先舉兩個旁證。韓非子雜三說：

燕王贈賢子之而非孫卿，故身死爲僇。（註五）

陳登元說：「非爲荀卿弟子，其言宜若可信。」（註六）這正可以作一般學者普通心理的代表。假使荀卿在燕王贈時，已經入了仕途，他至少當有二十餘歲或三十歲。從燕王贈讓國給子之，（西歷前

三十六）至齊王建的元年，（西歷前二六五）計有五十餘年。那麼他到齊國的時候，當有八十歲以上。這種錯誤，由於相信韓非子全是真的。其實韓非子一書，可信為自作者，除五蠹顯學幾篇以外，實在寥寥可數。看他直稱孫卿，便可知不是韓非的原著了。（參觀下文）又如戰國策說：

客說春申君曰：……今孫子，天下賢人也，君籍之以百里勢，臣竊以為不便於君。何如？春申君曰：善。於是使人謝孫子。孫子去之趙，趙以爲上卿。客又說春申君曰：……夫孫子，天下賢人也，君何辭之？春申君又曰：善。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。……（註七）

這一段文字，經過汪容甫考證以後，大致已不爲人所信。但是胡元儀卻還要罵容甫：「不信劉向，不信戰國策，徒拘守史記，漫不加考，空莫甚焉！」（註八）這也由於他相信戰國策是漢以前的原書，殊不知道劉向的戰國策的敍錄，早已經自白是「錯亂相糅」了。我引這兩個旁證，是要證明漢以前的書，雜入後人的文字很多，我們不應當輕於信任。韓非子戰國策所載荀子的事蹟，既不可信；那麼儒效強國議兵三篇所載荀子入秦遊趙之事，其可信任的程度，也就可想而知。我現在且提出一個大家不注意的問題，略爲探討一下。就是荀卿的姓名，在史記裏無論是荀子本傳以及李斯列傳春申君列

傳都稱他爲荀卿。而史記以外，除了上面所引的韓非子戰國策已經稱孫卿或孫子，漢人的著述，如韓非的韓詩外傳，桓寬的鹽鐵論，劉向的別錄，班固的漢書，都不稱荀而稱孫。最奇怪的是荀子本書，除強國篇一稱「荀卿子說齊相」以外，其他如強國篇「應侯問孫卿子曰」，議兵篇「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」，「陳囂問孫卿子曰」，「李斯問孫卿子曰」，儒效篇「秦昭王問孫卿子曰」，各節也都稱孫卿子。宜乎胡元儀要說：「在當時宜稱孫，舉近者言也。」（註九）但是爲甚麼又稱荀，又稱孫呢？這個理由，大致有下面三種答案：

一、避諱稱孫說 司馬貞作史記索隱，顏師古注漢書，都以爲避宣帝諱，故改稱孫。這是最早了解說，後人駁他的很多。（註十）

二、音同語易說 謝墉荀子箋釋序說：「蓋荀音同孫，語遂移易。」（註十二）顧炎武日知錄漢書注條也認爲「語音之轉」。（註十三）近人陳垣的史諱舉例（註十三）也主張這一說。

三、兩氏並稱說 胡元儀的郇卿別傳考異說：「郇也孫也，皆氏也。戰國之末，宗法廢絕，姓氏混一，故人有兩姓并稱者，實皆古之氏也。」（註十四）陳登元的荀子哲學，就是採取的這一說。

上列三個答案，到底誰是誰？非我卻不管。我們要討論的是稱荀和稱孫，到底是那個在先？就第一個答案，如果稱孫是避漢宣帝的諱，那麼稱孫起在漢宣帝以後，是毫無可疑的。就第二個答案，那麼荀之變爲孫，當然因爲方音的不同。比如南方的陳完，奔到齊國，後來他的子孫就變音爲田。現在且引崔東壁的說法如下：

齊爲田氏考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云：「敬仲之於齊，以陳字爲田氏。」……余按左傳稱陳桓子陳乞、陳恆、陳逆、陳豹，論語亦稱陳文子、陳成子，皆未嘗改爲田。非但春秋之世而已，孟子書亦稱陳賈、陳仲子，是戰國之世，猶未嘗改也。安在有改陳爲田之事哉？蓋陳之與田，古本同音。……蓋由戰國之世，競以力爭，繼以秦焚詩書，文書遂多失傳。秦漢之際，人皆習稱爲田，遂誤以爲其先之所改耳。（註十五）

依崔氏之說來推測，大概齊國的方音，讀陳爲田。最初陳氏本出於陳國的事情，昭昭在人耳目之間，所以音雖已經讀田，而陳姓的字，仍然是寫陳國的陳。後來到了戰國末年或是秦漢之際，大家只知道田齊的功業；陳敬仲奔齊一段歷史，已經忘卻或是失傳了，所以直寫其音爲田。比如公羊穀梁與

左氏春秋的異文，也是由於漢儒口耳相傳，直接寫其方音的原故。我以為荀之爲孫，也或是由於方音的關係。荀子爲趙國人，大概出於晉國的荀氏。其本字當爲荀，後來居家在楚國的蘭陵（今山東的臨邑縣），其子孫流寓在山東，經過長久的時間，也如陳的訛爲田，遂從俗音爲孫。據林語堂左傳真僞與上古方音說：「許多公羊的清母，變爲左氏的濁母。」（註十六）左氏大概是晉國的東西，公羊則久已公認爲齊音，荀孫的轉變，或者也與這種關係相近。總之，孫是後出的，並且距離荀子的時代，並不很近了。這是山第二個答案推論的結果。再就第三個答案來說，古人有兩氏以上，固然例證很多。現在且引晉國的士氏和荀氏，來做說明。士氏的見於記載，是始於晉獻公時的士蒭。據晉語訾祐對范宣子說：

昔隰叔子達周難於晉國，生子興（士蒭之字）爲理，（士官也）以正於朝……世及武子，（士會之字）佐文襄爲諸侯……無二心……是以受隨范。（註十七）

其得氏是由於爲晉國的士官。士會因爲受了隨范爲食邑，所以左傳或稱隨武子，或稱范武子。他的兒子士燮以後，都稱范氏。但是他的季子士鈞，因爲另外有了食邑，又分支爲彘氏。

晉語（晉悼公）使彘恭子將新軍曰：「武子之季，文子之母弟也……」（註十八）

是士氏爲總稱，范、彘同爲別稱。這裏有一點可以注意，就是稱范稱彘，只見於《左傳》和《國語》裏面。較早的《春秋經》，卻始終稱士會、士燮、士匱、士吉射……絕沒有稱隨范和彘的。可知別稱之氏，起來很遲。大概出於各支子孫的追稱，當時並不一定有這種分別。荀氏的初見於晉國，是荀息。其後荀林父做過中行之官，因稱中行桓子，其子荀偃以後，都稱中行氏。荀林父的兄弟荀首，《左傳》「邲之戰」（註十九）稱他爲知莊子，其子荀躋以後，都稱知氏。但是稱中行氏、知氏，也僅是《左傳》國語，而《春秋經》對於中行氏的荀偃、荀庚、荀吳……知氏的荀躋、荀盈、荀蹠……都始終稱荀。和前例士氏完全相同。荀卿的稱孫氏，假使爲分支之稱，那麼太史公還不知道，其出世當在漢武帝以後。太史公的不知道稱孫，猶如作春秋的不知道稱范氏、中行氏……一樣。這是由第三個答案所得的結論。這三個答案的結論，可說是完全一致，所以依我個人的意見，凡是稱孫卿孫子的，都不足信。儒效強國議兵三篇，都不能認爲真書，也都不能作荀子事蹟的資料？

我這個說法，我知道當然有人反對。其所反對的理由，大致可有下列兩點：

一、秦昭王趙孝成王，都與荀子的時代相當。

二、史記說他「三爲祭酒。」小司馬解爲「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。」假使遊齊以後，再有入秦遊趙兩次事情，恰合「三爲祭酒」的說法。

不過這種理由，都不能算爲證據。只能說可以有入秦遊趙的事情，卻不能證明入秦遊趙是眞的事實。並且所謂祭酒，雖可說是列大夫中一個尊官。比如後漢書百官志有博士祭酒一人，六百石。其下有博士十四人，比六百石。但據胡廣注說：

官名祭酒，皆一位之元長者也。古禮賓客得生人饌，則老者一人，舉酒以祭於地。舊說以爲示有先。(註二十)

那麼荀子年老纔到齊國，在列大夫中最稱老師，所以他三當祭酒之任。當時的祭酒，或尚不是專官之名。就是小司馬也說：

史記索隱禮食必祭先，飲酒亦然，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。後因以爲官名，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。(註二十一)

可見太史公所說，也並不一定有出入三度的意思。那能認爲一種證據呢？並是荀子本書的不可信任，不僅是儒效等三篇，我們的證據很多，且放在下節再說。

(註二) 史記卷七十四第三頁油芬樓影印本，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三百三頁，商務本。

(註二) 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三百五頁。

(註三) 陳登元荀子哲學第十五頁，商務本。

(註四) 史記卷四十九第二頁，又第六頁。

(註五) 韓非子卷十六第二頁，通行本。

(註六) 荀子哲學第十頁。

(註七) 戰國策卷十七第四至五頁通行重刊姚氏本。

(註八) 荀子集解卷首第二十八頁，通行本。

(註九) 同，第二十四頁。

(註十) 史記卷七十四第二頁，又漢書卷三十九頁，油芬樓影印本。

(註十一) 荀子集解卷首第八頁。

(註十二) 日知錄卷二十七三十五頁，通行本。

(註十三) 史諱舉例五八七頁，燕京學報第四期特印本。

(註十四) 荀子集解卷首第二十三頁。

(註十五) 崔東壁遺書考古概說卷二第十一——十二頁，古書流通處印本。

(註十六) 語絲第四卷廿七期十五至二〇頁。

(註十七) 國語卷十四第五頁，通行重刊天理明道本。

(註十八) 同，卷十三第二頁。

(註十九) 十三經注疏左傳卷二十三第八頁，南昌刻本。

(註二十) 後漢書卷三十五第一頁，油芬樓影印本。

(註二十一) 史記卷七十四第三頁。